

祖徠集稿

廿七





書牘二字之題例之又字之附書之空字



形如結繩

卷之二十七

贊身





造化從也予之求足下此耳欣然見肯可  
謂不唯子期知伯牙伯牙亦知子期開幅竹  
一菊一蘭一瀟灑三徑九畹中物矣大抵時  
工輩胸中未嘗著丘壑何有三友覺足下擗  
仙之歸不虛耳五大夫久為炙手之熱變色  
嗣後或獲還舊時之青敬謝三友獲主人則  
亦當不落莫乃埃足下謝耳一粲

書牘

与左沕真

自不佞之髫髻侍先大夫膝下聞尊府君讀



書大鑒塾中時事也中夜壁外尚琅々吾呼  
響來遶夢寐三匝起伺之篝燈熒然射隙孔  
蓋危坐挾書策達曙者三年一日云先大夫  
居常口娓娓道之弗置即不佞雖弱植哉心  
恒羨之何世無古人也已又聞其以經術文  
章衰然藩中則愈慕說之弗衰也迨不佞兄  
弟脩飾鄒魯家言雖黽勉就列慙慙之者衆  
而要之其中心所藏自幼時為然者謂聞尊  
府君之風興起可也迨縣生來謁語及其鄉

諸先生則始識有老兄也通家弗替古人誦  
義無窮時豈容當吾世而失老兄哉昔在明  
代嘉隆五子輩離合悲驩則輒稱道吾二三  
兄弟白首弗渝是何其古道迺爾時則有若  
歷下瑯邪方嶽雙峙迺為桓文一時濟々軼  
漢陵唐文章与世運比隆復古之力於是為  
烈千載之下誦其詩讀其書恍然想見其為  
人豈儒俠之節其用精者弘邪一唱三歎毛  
髮皆立背上灑々然寒也興至神遇其眉睫



之間歷々乎可數也。雖然，是獨其日月至焉耳。安所取不朽其文章外哉？世何莫有辭客、韻士、妙于繪事者？若王輞川、文衡山其人哉？則所謂結為大年者，何其無涯之知獨爾哉？丹青以發之，縑素間炳如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使之致意左右，則老兄廼唯々然莫逆也。嗚呼！不佞之心，醉二子大方之家，故當比羊棗之嗜。方今右文之化，昭融無外。踰嘉隆

者萬々，筑之東、輿之西，迤邐將五千里，安知一時同吾臭味者，不躍然以起邪？况乎輞川衡山，業已復生通家間，則後世子雲何必莫有乎爾？是難与世齟々者，道故獨為老兄道之。雖然，老兄其勿謂不佞俠哉？世君子所側目也。若夫通家之誼，將終身弗忘也，豈特繪夏之謝云哉？它想已縣生悉之，故言止于是。所憾道三橋一衣帶水，匹如弱海萬里，顏面何日噫。



承  
又獲

嚮兼答書字之懇到企望逾切一日外歸則復得槭二燈火前華山三峰忽然從天下也槭中瑞鵬鵠一闕蓋謂以之供不佞重九登高遊云爾愛我哉知我哉王宰供奉輩尚且五日石十日水段使貴游子弟相促迫其謂解衣盤礴者不受何危言載陸叔平不強亦画強輒不画此自節癖狂態足下何必學其抑也耶知我之急卧游也因憶客歲乘輶西

走峽中也揚解篠簾之顛南眺士峯一朵玉芙蓉白雪与初日之相媚清冷沁心脾使人至今結碧痞方彼其時迺不覺狂語衝口連叫希有未曾有者三是自君恩矣豈圖一天外復見一天也知我哉愛我哉毋論僊掌沆瀣非牆東所過者比而千丈蓮使籬鞠失顏色即海東少陽洞天亦孰若白帝宮嶺峻乎壯秋之色哉不妨再叫未曾有也所憾者少文室中琴猶未成乎聲也石鼓五台笙何從



欲皆響邪。芙蓉能徵吾詩，而吾迺負華山矣。雖然，仲故知叔牙之不吾罪也。是可以不稱足下哉。然且由此言以憶鮑山。由鮑山以信憶于鱗，于鱗亦元美之叔牙也。岱山不至，風雨如晦，干將其不夜悲鳴匣中哉。叔牙故知仲之貧，其勿謂得隴望蜀哉。時下漸冷，伏惟老兄足下萬玉自愛。所為不即報而必過重，九迺報者，足下志也。非魯人臯也不宣。

又復

岱嶽帶五朶雲飛來也。不佞何幸旬日間左右得挾兩嶽成逍遙游也。洪恩將与五尺軀俱矣。不佞偶有官事，在同僚商議，不得輒歸。囑家僕教盛价先還，另奉書申謝。家僕勝似君實秀才，好一僕，遠甚。一時誤聽，留盛价淹滯移晷，以故不得弗即報。亦不得仔細書法，粗鹵情意欠懇。萬賜海涵。若夫丹青之妙，則當俟細覽之後，迺得其詳。故不敢遽置喙。致之至也。尋當啓稟，時冷自重。不乙。



又與五物真

不佞何幸旬日間驟得左右掖岱華成逍遙  
游哉洪恩將与五尺軀俱矣此昨日忽忙中  
所為報足下語也歟使還後稍閒則輒釘壁  
上擁衾匡坐嗒然相對身雖若槁木乎心安  
能若死灰哉呂道士有言朝遊北海暮蒼梧  
何其遲々迺爾一瞬千里一舉万仞神氣恍  
徃境景紛來心目應酬之弗暇盖業已成道  
遙遊也方是時夢與覺歟忽々乎寢与食是

忘亦安能更作一語以報足下也嗚呼縣生  
固謂足下之於詩能涵其宮商以傳之丹青  
發之縑素間炳如也是其盡矣吾迺何言大  
底本邦之画巨勢氏最古迺其所為画趣盖  
取諸和歌者流也婉轉麗爾以供閨閣中矧  
惜乎王風之衰也次之僧雪舟氏猶之宋詩  
之遺乎稜々蒼骨冷然乎墨戲禪也迨狩野  
氏之時冠裳久褫短後急裝世士所用以為  
趣者宗祇利休輩三昧也故其畫為趣莫有



能超乘上焉者况足不踰函嶺而西目未睹  
培塿群然詆筆五侯七貴門而螳暴殄者已  
莫怪彼其胷中莫有丘壑而雅色古氣殆半  
漸盡是画之与世運並降也所賴者百年昇  
平五星輝奎不佞之志斯文盖亦嘗已言之  
輞川衡山生通家間者否歟詩不云乎唯其  
有之是以似之是或可為足下誦之哉若其  
所為謝於足下者亦唯諄々然以謂旬日間  
驟得左右掖岱華成道遙遊迺足下洪恩之

與五尺軀俱也云爾獨冀把臂之日庶幾乎  
足以語文画之相為趣哉毛邊一束聊供文  
房之用也非酌也不宣



雲洞縣先生與縣雲洞

一別之後彼是茫然以吾嬾而知先生之畏  
筆札哉同病相憐誠爾雖然以文孺之在側  
庶乎心獲安也文孺千里駒也今歸矣意者  
先生老愈樂之時也吁宇宙若是其大矣聰



明若文孺者亦何限非獲先生為父未有能  
至于斯焉先生亦非文孺為子猶其有餘憾  
乎人間之樂唯是為最難哉不佞雖少先生  
二十年乎唯二女在髮已種之奈之何以是  
而羨先生之樂矣哉聆巖邑又有都夫子者  
為先生友也吾雖未嘗識其人亦久飽其德  
周何其多士乎敢因先生寄一柬冀其為之  
先容哉事之文孺當自言之伏惟自愛

刑申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生寄一柬冀其為之先容哉事之文孺當自言之伏  
惟自愛

又傳聖訓縣先生

去夏辱尺牘讀之數十百言大抵稱引四風伐檀弗  
素餐之義其自道推人辭意儼至周猶秉礼有立下  
而後可得微焉已僕至贛愚少小親聞先大夫義方  
之訓私心竊慕誦其詩弗衰者四十年一日也而弗  
能微酬其志每承誨言不啻其親有以焉蓋嘗以吾  
東方由帝降而王控弦成俗士大夫之間業自有一  
道以世相沿承是傳雖不旁引徑術脩飾具行事頗



制手

能明信昭義，斷々乎可以維人倫，為法其家庭。至於政事，一切武斷，愈益莫不謂漢家法，雖五霸有之，猶何取諸彼異代殊俗之人？其骨久朽之言為也。或當是時，雖有聖哲，孰以易之？逢掖之子，果矣為贅旒於世，加以夙罹家難，出處盤心，一行為吏，蕭事製肘，遂歷選前脩三不朽之說，然獨報其下焉者，唯是以古為從矣。唯是可以百世族聖人而弗貳矣。唯是可以弗素餐乎天地間矣。此其心所期，或異於足下者之枵邪？若夫所為食於官僕之之，適與五斗米相敵，而況世以史跡儒，又何能為毫髮於史之外。

旁

裁刀筆瑣々，其諸謂之弗素餐其主也。已有如聚其徒一堂之上，煦濡相濡，所能高眎徐趨，語聖稱天使，西河之民，幾夫子如洛中某甲氏之賤儒者，僕所深恥也。迺何有乎橫徑五侯七貴之門，強聒其所不欲聽，遽窺其顏色，驛々然者矣。雖然，此其心又豈不欲為之可為之日者？故其言未足以聞於世君子，而特聞於足下焉乎？禹偶因寂寥，藉匏竹以寫其憂，則有獲昔人所謂黃鐘聲氣之元，与古樂易簡之道，著樂書十卷，旁羅百氏言，甚勤，忘食与憂，暑徂涼，愛有如此一日，稽咎之罪，職狀之由，唯長者恕諸方今條風黃。

馬



嬰

嗟々足下嬰鑠健舒令子輩道上課業膝下徑術相難詎咏供娛可想其樂也不備

復次公足下

昂

憶去夏次公与尊公寄書至也及至秋時次公書又至也二大人安穩次公文日上予留者所稱東望謂盛明李王汪諸公流亞者輒又欲併稱次公詩益佳騎難才也天培植明德不出二十年必大振海內矣最諸如余者真世棄物嬾仍病劇傲世与達加以狂僻痛且弗按一月間呻吟癸屋者率不下二十日而號笑之声輒從之一日束帶三日僵床輿至數百千



寄三近都先生

縣長伯之子文孺學成西歸謹脩尺牘介長伯致之足下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鹽丁之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為諸標註者以讀之迺曰吁是惠人哉二十五六時還都教授諸生貧窶者

其所旁引它經史子集及稗官諸小說率繁然可聽退省其私亦皆資諸先生所為云不佞嘗論說先正夫子有大功德於斯文者而言曰昔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々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管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々言則稱天語聖斯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今併先生而五矣或曰德行事業文章唯是不朽若彼標註者瑣々焉



援事微言亡當乎斯三者固也雖然吾所為  
稱四君子者亦唯副墨之子洛誦之孫譯是  
用訓被之華風庶幾乎聖人之置郵云爾今  
援其事微其言古人文可讀不費十金中人  
產而四部書其要與玄可鈞而致之是豈不  
先生所惠及窮邑子弟者廣邪古時州縣各  
有童子師而今先生所為諸標註者獨布在  
海內是先生一人之身兼之邪是足不涉天  
下而天下皆賴之吾不佞之言豈非是哉顧

其

世人多陰食其惠而陽擠排之不佞之所恥  
也不佞茂卿亦嘗染指一商是當世世而可  
失其人哉因文孺以知其父之有舊也唯甲  
之與周風馬牛弗相及雖有其物無以將之  
况辟壤無何有是故區々之言迺布胸臆以  
使其識童子時遙藉先生寵靈者茂卿亦其  
人焉耳若夫先生文章之所造諸焉吾未嘗  
目及一篇故不能贊其一辭後學之於先輩  
長者是礼所當慎也冀先生之怪哉茂卿頓首



與伊仁齊書

未幾卒無  
荅書

鄉憑子固通殷勤于左右辱蒙弗外允致寒  
暄于左右幸甚曷加始不佞少在南總則已  
聆洛下諸先生足跡先生者也心誠鄉焉後  
值赦東歸則會一友生新自洛來語先



在馬子固亦時々與不佞討論上下語言  
書則驚歎以謂何與吾先生之言肖也而一  
二有所聞於子固者不佞斯未能全信焉雖  
然不佞豈敢自信亦思所以質於先生者耳  
烏虜茫々海內豪杰幾何一亡當於心而獨  
卿於先生否則求諸古人中已亦曰不佞不  
自揣之甚也先生或能思其情豈不大哀憫  
乎此不佞所以神飛左右之久也山川千里  
所賴斯文氣脉流通惟先生恕其狂妄而待  
以子固之友人幸更甚伏惟冰鑒時下漸寒  
千萬自重不宣

與松霞召

後丁數年前嘗已聞西別州有霞召先生者其著詩  
詩風二乎悉中大圓之音又有雨森夫子者皆超乘  
才也府中多暇詠咏相屬與偕切劘此事雖然未得  
不啻應徐之在鄴中也私心竊自鄉往者久之而猶  
疑世人耳食滔滔者皆是其所傳稱豈足盡信乎已  
又懷然以謂海西之於華夏中間一水道北走齊魯  
南走吳千里且暮實為比鄰一則文學是自天性一  
則人文所敷流風漸被豈無有一二聞而知之者是  
其言庶或可以徵耳則何所從得二君片言隻辭以  
少窺其大雅之致文章所造詣者如何哉去月忽得

往

。澤



來

津南人書有云獲識兩君而君盛稱周南原孝孺至  
於目之以出西無雙也昨日兩生來訪話及韓館事  
廼謂足下亦稱此來唯一孝孺足為吾扶桑吐氣館  
中每值抱藝求見者則輒說孝孺英才英才而及聞  
其及弊門則又求一識不佞之面廼至醉中作書數  
十百言擬憑兩生見寄會若予手顫不勝筆研中廢  
遂已不佞於是乎始識兩君所傳不妄又識足下二  
君者實同臭味吾黨矣夫西別距東都水陸三千里  
道途所經由雄藩大府何翅數十其中文學士又何  
翅數百而唯一孝孺足為吾扶桑吐氣也諒何容易

聞

而後稱相知心也乎兩生往謹奉尺素以布衷曲併  
致意兩君路過長門再見孝孺亦煩以此見告時維  
一之日腐癸第惟自重不備十一月十三日  
小作大書之書事不  
文則西京以上務自出杼軸不循人牆下而走唐唯  
韓柳明唯王李自此以外雖歐蘇諸名家亦所不屑  
為何况輓近乎何況吾東方乎東方唯詩一晁衡上  
下數千年雖無文章可也嘗持是說以來諸海內平  
未見一人之能合焉則愴然以自悲而不可已也  
上求之古人下揆子雲于將來古人骨已朽今子雲  
骨亦朽于將來是豈不愈益可悲也乎當是時間或



來

聞

津南人書有云。獲識兩君。兩君盛稱周南。孫至  
於目之以法。西無雙也。昨日兩生來訪。話及韓館事。  
通謂足下亦稱此來。唯一孝孺。足為吾扶桑吐氣。館  
中每值抱藝求見者。則輒說孝孺英才。英才而及聞  
其及弊。則又求一識不佞之面。迺至醉中作書數  
十百言。擬憑兩生見寄。會若芋手顫。不勝筆研。中廢  
遂已。不佞於是乎始識兩君所傳。不妄。又識足下二  
君者。實同臭味。吾黨矣。夫西別距東都。水陸三千里。  
一日當發。離別自重。不啻於六月十三日。士又何  
難。書函。發。離。別。自。重。不。啻。於。六。月。十。三。日。士。何。何  
此。後。離。別。自。重。不。啻。於。六。月。十。三。日。士。何。何

段使二君者。善揚人善。此何唯一孝孺。此其中非  
所深喜焉者。而能齒類之。不惜若是乎。不佞固陋。少  
小脩文章之業。輒不自揣。妄意以謂詩不下。惟天而  
文則西京以上。務自出杼軸。不循人牆下而走。唐唯  
韓柳明唯王李。自此以外。雖歐蘇諸名家。亦所不屑。  
為何况輓近乎。何況吾東方乎。東方唯詩一晁衡上  
下數千年。雖無文章可也。嘗持是說以來。諸海內。卒  
未見一人之能合焉。則愴然以自悲。而不可已。此  
上求之古人。下族子雲于將來。古人骨已朽。今子雲  
骨亦朽于將來。是豈不愈益可悲也乎。當是時間。或



得孝孺一二輩孺子可教則躍然欲往不勝其喜也  
海北肩覺此生之不孤矣其喜不亦宜乎僅使其求  
時而易得則何喜若是其甚也由是觀之世豈唯不  
可無子期也乎其不可無伯牙者亦已審矣何者子  
期之心孔是不樂也豈下二君所以口孝孺不已  
者而不佞謂之草木臭味良不經耳是何必獲其片  
言隻辭以讀之而後識其致与所造詣之奧也乎所  
恨者韓使迫歿而五馬之行不可留也不佞病矣不  
得捧盤牛血就館所築壇載書而講狎盟之事是已  
雖然此海北肩有神交在又何必聚首執臂一堂乎



生長者狀。妮之弗置也。而益慕焉。迨見先生大學定本語孟字義二書。則擊節而興。以謂先生真踰時流萬之。居一二歲。入仕本衙。乃獲與子固友也。則觀其為人忠信可愛。歲壬午來同局共事。最熟而益想先生教誨之有

與竹春庵書

承足下謬採輿論。俾不佞是正其所為文章。好學之誠。不耻下問。世所希有也。所謂其成與否。非可豫論。豈容以老而廢其志乎。則足下過孟賁遠矣。不佞雖謙乎。亦何不思所以忠足下哉。然文章之道多端。不

佞未審足下所志何如耳。蓋世人多謂苟能洗東方侏儒之習。斯足矣。是其執志卑劣。豈足以為文章哉。且足下所優為。迺何苦求諸不佞哉。韓柳八家之文。世所欽慕。然其文有篇無句。理勝而辭病。長議論而短叙事。何況風雅乎。是文之偏者已。故不佞不屑為之。且其人皆豪雋之才。不修辭。不師古。率以今言行。其英特之氣。甚口喜辯。隨意所至。斐然成章。是皆以才氣勝者。鳥可學哉。大抵人之所學。多得其性所近。今觀足下為人。溫恭謙沖。似不能言者。洵洙泗之遺哉。迺以是其為人。而學彼。譬諸遠燕南。其轉也。



愈益遠焉耳。且不佞安能以其所不屑為者裨益於足下哉。若以不佞素所嫻習歟。則莫若師古已上焉。六經中焉。先秦西京下焉。明李王汪三家亦師古者。其文主乎辭。而道在焉。五米外章。衆妙內蘊。篇章句字。就非矩矱。以議論。則孟荀晁賈。以叙事。則左國史漢。以風雅。則屈宋揚馬。輔以老莊韓非。呂覽淮南。昭明之選。何求不獲焉。明則滄溟鳳騫。弇州龍變。之二者。恐非足下資性所近。無已乎。則汪公已其文不尚奇。不喜辨。不詭隨。不激昂。春容都雅。要以法勝。辟諸兵家節制之師焉。足下其能學諸然。古善牧馬者。必

尤

先去其害馬者。文章之道亦爾。夫害文章者。則宋儒傳注是其尤矣。足下蓋守益軒先生之教。服膺濂洛。聞不佞是言。必將吐舌。然不佞亦昔年尸祝程朱。迺覩明人多厭舉子業。忽然有省。遂廢其學者三年。而後文始成矣。何者。程朱之言。主明理以喻人人之未喻。益詳其說。必究於俚言。然自幼習讀。尊信之至。猶且以文章視之。間或覺之。其尤腐之氣。既已決於腎腸。不可得而洗焉。亦不自知其與之俱化矣。是所以害文章之故也。要之歐蘇程朱皆宋人也。一則奇其思盛。其氣變幻百出。為議論之文。一則平正詳實。氣



其鋒鏘務就規矩為傳注之言辟則水焉忽然遇風  
波瀾可觀歐蘇是也風息則尋常水耳程朱是也均  
之水矣水無色焉無風不成文故宋人之病皆在不  
修辭、猶色邪苟修其辭瑤池瓊泉不假淪漪何須  
風乎故十翼爾雅公穀戴記皆文之至者傳注豈病  
文乎故歐蘇非文之至者而程朱之言害乎文也足  
下苟能學古修辭則文與道豈必裂焉哉洙泗斷  
是其宜乎唯足下思諸餘未既

又

頃因下問獻一得之愚於左右再辱教示則知貝夫  
子有大疑錄之作也是蓋先獲吾心者不佞同其世  
而不能一當之豈不憾哉然尚有足下在焉雖貝夫  
子而不佞可也且足下以其所閱於世者而不閱  
諸不佞不佞亦何隱乎足下矣若其所不及者足下  
教之哉足下之言謂傳注以譯古何必廢焉是其心  
以為不譯古不可通而不能割愛於程朱矣乃亦自  
幼受讀之習氣已欲祛習氣莫若廢之且必族譯而  
通古邪則卒未免為今人也昔有亡命奔於華者号



三月而悉晰乎華言方諸此中學華言曠歲月不成者  
不啻天壤焉何必譯哉且程朱昧乎古言必假其譯  
邪猶如求華言於朝鮮已不亦迂乎不佞十年前所  
見與足下不殊矣後因學古文辭目無漢後書乃稍  
稍識所謂古言者蓋廢倭訓而後華言可通焉廢傳  
注而後古言可識焉是不佞身嘗所經試故敢薦諸  
足下夫太極道器繼善成性元亨利貞明德新民格物致  
知克己復禮之數者非程朱所倡理學大綱領邪而  
其解胥失之尚何問其明道乎故足下所謂教非古  
文非古而古者有在則不佞未之或信矣且以程朱

程不不齟乎聖人者將何以定之蓋程朱之後無聖  
人也徇世尊信之則流俗之見已必以己心定之乎  
乃處聖人者也故之二者不佞所不敢唯求諸古言  
而後可得徵焉耳矣且足下所喜於程朱者豈非以  
其明且盡邪是務求人知者也夫言也者固喻人者  
也然古之善言不必喻人而人自喻焉先王之道為  
爾是何故蓋古之教者施於信我者也彼乃思而得  
之不尔不足以知之矣是言有益於學者也故務求  
人知者惟訟者之辭為尔是其故求見知於不信我  
者也夫學古者必族千歲之子雲不疑若人人而求見



知卑之至也。雖曰無利心，不佞不信，足下之言又曰：均之傳注之文也。以今視之，~~爾雅~~十翼為古文，是以時世言之者也。必以時世，則義農愈於堯舜遠矣。不佞所以為古者不尔。蓋先王之教，禮樂成俗，天下禮樂煥乎，故文辭煥乎。先秦西京之際，諸子百家，其言雖人人殊，斐然者其遺乎。迨五胡猾夏，浮屠乘之，夷狄質陋之風，被諸天下。古言斯盡，而後韓愈出焉。是文之所以別古今也。明王李距今僅百有餘年，而不失其為古者，所學殊也。故時世之論真，而聖人之道無所用於今世焉。何在其為萬世之教哉。足下其

思諸。且古者本也，今者末也。滯乎流者，何識其源。後世載籍如海，汨沒其中，莫能為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其思諸。書曰：習以成性。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學之道在習而已矣。習之久而後知至焉，身不習其事而欲知其理，不習其辭而欲得其意，難矣哉。足下以焉如何，不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田房村



又復竹春菴詞

遠書久不報罪誠莫甚焉所恃君子弘恕不吾棄耳  
別後如隔世然每飯其心未嘗不在西日下也子善  
時時見訪輒知足下善食狀是可慰不佞劣劣近况  
子善歸當悉何必颺諸筆墨鄉者辱借大和律二卷  
讀之益想盛世文物因益歎今之衰哉緣何變更殆  
盡以至於真倭奴豈不悲乎俾二三子謄寫藏於家  
謹以原本壁上近見應永十一年曆儼然中華物殊  
非今世作蚯蚓樣者比矣乃知彼其時民間亦識字  
不翊星官則室町氏之禍甚秦火也申君行紀跋後

覺形穢已時漸喧熱伏惟為道自愛子善逼隔  
草、四月十九日



又

見返滄溟一本又以一本附上茲審足下清勝可欣  
慰矣一雨決旬斗大之室上漏下濕亦不得衝泥濘  
出游鬱悶殊甚二三日僅晴而後不佞之喜可知已  
不知足下何似也飢生無恙否近有肥人藪生來見  
武人也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結撰不出於東厓觀  
瀾之下古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信哉不佞之於飢  
生止見其面而未見其文想其文當不讓於肥藪生  
也何似

復竹君足下

物茂卿頓首



承喻知足下安穩大慰鄙懷滄溟集一本換上稻君  
五絕見寄披吟英氣勃溢毫楮間果知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苟克其才豈數生所能望乎祇似未曉格  
調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問之道習是為  
上習以成性不覺其化然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是學  
先而習後也學詩之方當學其辭矣才高者多忽諸  
足下其以此報稻君把毫際忽聞司烜氏之鼓草  
亮鑒不備

復

竹夫子座下

物茂卿頓首

又

伏讀高論深知足下真君子人我嘗聞具先生關西  
夫子也吁先生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足下斯以知  
先生之教為耳不爾謙恭自損何其至于斯也敬服  
敬服夫四海之內皆兄弟已不佞亦何自外乎示及  
雄文三復之後謹當罄愚衷矣稻君惠書及詩不能  
即荅伏乞以此意見告是幸滄溟集一本換上不備



十月廿三日

茂卿頓首



○  
答稻子善

鄉辱枉顧又接雲牋行己之謙執禮之恭魯無君子

疑是曲  
子善

斯焉取斯而其英特之資靈慧之思學之弗措假以歲月西州壇坫終當屬足下耳孔子曰後生可畏豈不信然乎不佞雖嬾也何敢不少罄所知以裨益足下之萬一乎所示詩前五首蓋足下讀滄溟集後作也後三首迺未讀時言耳一讀便變以此而知其靈慧不易及豈謏足下哉五首者得乎格而失乎調三首者調嫩而格未遒大抵格猶人之品也故貴高調猶人之儀也故貴稱閬風蒸霞峨嵋積雪非格乎五聲相和五色相章非調乎故格得而調不得譬諸千里之騶騄焉徒取其調耳則駑善馴者也世人作詩



者、往、絕先三四律先中聯、是以首尾衡決一篇之內、不甚鎔合、比、皆是、此所以不得平調故也、其患在欲速、人皆知盛唐之可尚、而苦其取途之狹、旁求中晚、為其所移、中唐情婉易感、晚唐辭巧易眩、此所以失乎格故也、其患在好廣、意者足下亦坐此病邪、要之盛唐自有盛唐語、中晚自有中晚語、古詩自有古詩語、歌行律絕各自有其語、不可強合、苟學其語、習之熟、而格調自至、不爾、必有錯出不倫之失、故不佞嘗曰、學之在辭、且如足下、况天才也、養非才、是歌行中俊語、置諸絕句中、終非當行、且改不才為那才、

以協平仄、亦失乎強也、千里大江容細流、語涉議論、新興文運斗牛間、未免宋調、合而觀之、三四句皆起、而起承不稱、至於陽開萬里、畫橋西過、平尖巧、六軍汗馬、鵲鷁裘、費半粧點、此其大者、其它則思過半矣、又足下之言曰、嘗讀諸名家之選、夫選唐詩者、莫逾於李鍾唐三氏、滄溟主雄渾、尚格調故也、伯敬主森秀、尚奇趣故也、仲譚主神理、畧驟北故也、蓋滄溟至矣、後之君子、乃欲勝而上之、故不自知其流毒後人、悲夫、是亦其大者、足下苟能立其大者、而後優柔之、厭飲之、過此而往、未之或知、吾黨作者、周南縣生、東



至

野勝生。吾藩服生。信陽太宰生。金華平生。貴游則河  
內豫侯。大鑿越君瑞。武文安。羽林孤兒石叔潭。皆彬  
、乎有成。至其合作。頗不媿古人。足下或能游其間。  
乎。董陶所益。必有不知其進者。若徒取改竄以為足  
乎。豈<sup>能</sup>一一而盡之哉。足下惟亮鑒。

與富春山人書

夏時諫然。毛堅者非足下之神邪。尋得麟上人書。果  
知吾言之不誣也。朴師令還。乃若與足下別者。狀古  
人神交之言。信哉。永慶老侯。忽尔即世。足下其猶弃  
妻。聞乎。前夫之計。欲哭則不可。欲罷則不忍。嗚呼。宗

答屈景山書

東都物茂卿謹復書。西京屈君足下。七月中元日。李  
陰管君致足下所賜書。拆封讀之。具言欲<sup>下</sup>一造<sup>下</sup>艸廬  
相見。而藩法嚴。不能者。狀縷縷幾乎千有餘言。其降  
挹之恭。傾倒之懇。優渥特至。誦其辭。則雄渾雅健。不  
乏采縟。不覺令人起敬。嘆喟弗已。余不佞。髫年時。聞  
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  
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



屈先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訕然於四人之間。退讓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安得從其徒。若子孫戚屬。以聞其行誼之詳邪。藏諸中心。時時憶之。弗忘。及乎管童子西游也。聞足下周旋甚勤。李陰君喜以見諗。且言足下亦有意於不佞焉。因扣之以識其為。屈先生之裔。則予不佞亦喜甚。及聞足下從五馬東下也。懸榻以俟者久之。詎意竟外之交。足下不得斯須以請乎。是日乃得接尺一。愈益信遺範之弗泯。而幸素願之有愜哉。書中又言

文章好尚之異。而欲聞不佞之一言。乃以無爭心見告。亦何詳悉顧慮之至于此也。夫人心如面。好尚各殊。雖然。徒自信而不問。將何以知其未知。而廣己之見乎。故學之道。問為大焉。問者。弟子之事也。發難相切磋者。朋友之事也。故非有師友之素。而輒相問難者。爭之道也。臣諫君子。諍父老。榮辱休戚之相關也。故非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其心如秦越人相視肥瘠。而諫其不是者。亦爭之道也。爭者。訟之事也。訟者。陳己之是。於不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也。吁。亦難矣哉。雖然。有官臨之。庶乎足以斷已。今學問而用



訟者之道乃無聖人之臨上將孰聽而孰斷之乎。若或欲以天下之所同是而斷之邪。則播諸衆而欲訟已之是欲訟已之是則暴人之非亦不情之甚也。況獨得之見有衆所不及知者乎。夫學問者君子之事也。秉弟子之禮而用訟者之閱閱斯害乎禮。害乎德與禮者君子不由也。自孟子好辨。闢楊墨。雖其時之不得已乎。亦非古之道也不佞竊惜焉。爾後稷下市學。田巴一日服千人。流風所扇是非蠱涌紛呶乎百世悲哉。若彼浮屠有勘辨則亦聽訟者之道也。儒之黠者陰

操其術以窺人而自意乃名教之罪人也。不佞懲其若是凡每值非有師友之素而來相問難者一切不置對是不佞之常也不佞往歲作護園隨筆其時識見未定爭心未消然隨筆之作自書以自翫聊以消閒初非以示人也。獨奈誤墮剗剗之手遂公諸海內海內諸君子因謂不佞好辯者非不佞之心也。今觀來喻亦在不置對之例雖然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君家先生乃不佞自髫年時私心所鄉往則何必怒然乎。亦唯人心如面不佞豈能喻諸足下哉。但言不佞所以取李王之故以酬來意如其取舍乃在足



下唯足下擇之。夫六經辭也。而法具在焉。孔門而後  
先秦西漢諸公皆以此其選也。降至六朝辭弊而法  
病。韓柳二公倡古文。一取法於古。其絀辭者矯六朝  
之習也。然非文章之道本然。故二公亦有時乎修辭  
如韓進學解。毛穎傳。諸碑銘。柳天對。段太尉逸事。永  
州諸記。何其絢爛乎。乃爾宋歐蘇學韓柳者也。但不  
求諸古而求諸韓柳。所以衰也。其文以理勝。不必法  
而其絀辭者自若。夫文以道意。豈患無理。西漢以上  
深矣。俾人思而得之。宋人乃欲瞭然乎目下。是以淺  
矣。蹊逕皆露其所長。議論耳。縱橫馳騁。肆心所之。故

惡法之束也。況辭乎。絀辭故不能敘事。夫明也。是務  
欲瞭然乎目下者。注疏之文非邪。是以末流之弊。語  
錄不啻也。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  
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  
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  
故不佞嘗作為四大家雋。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  
者。尚辭也。雖然。不佞所以推二公者。不特此耳。夫學  
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漢。古書也。人孰不  
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  
之。猶之假倭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髣髴已矣。且



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彼亦猶我也。彼且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謬。不可勝道。且如明德異端。其解豈不美乎。然至於詩左傳家語。有不合者焉。里仁者居仁也。主皮非貫革也。何有於我哉。謂謙辭也者。其說至於康衢之謠。而窮焉。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作問答解。亦至於戴記而悖焉。夷狄之有君。素以爲絢兮。皆枉辭以從己之見焉。凡如此類。更僕何罄。不佞從幼守宋儒傳注。崇奉有年。積習所錮。亦不自覺其非矣。藉天之寵靈。暨中年得二公之業。以讀之。其初亦苦難入焉。蓋二公之文。資諸古

辭。故不熟古書者。不能以讀之。古書之辭。傳注不能解者。二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文辭之學。豈徒讀己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焉。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牆之外。仰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叙事。而于辭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嫻辭與事。古今其如眎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辟諸良工。必先攻



堅木焉。吾之刃。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爲常。古書則束之高閣。辟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不可狎用也。仁齋之言。豈不然乎。夫學者載籍極博。然其出於宋以後者。十八九。故愈讀愈憚。古書之難習。之罪也。其謂典謨論語。爲易讀者。乃緣自幼習讀。傳注之久。是以覺其易耳。段使無傳注。而驟視之。豈易乎。如二公之業。俾不習者。驟讀之。亦必假訓詁。粗通其指。其以謂故爲難讀者。不亦宜乎。宋儒傳注。唯求理於其心。以言之。夫理者。無定準者也。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矣。唯聖

識聖宋儒之所爲。豈不倨乎。不佞則不敢。夫道則高矣美矣。譴劣之資。不可企及。故卑卑焉求諸事與辭。其心謂儒者之業。唯守古聖人之書。以詔後世。其斯可也。後賢之說。雖高妙乎。其於事辭有不合也。何以知其於聖人之心。與道必合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焉。且聖人之教。被諸天下。天下之人。愚與不肖。亦夥哉。故身卑焉者。何必益於聖人之指。是不佞之心也。如陽明仁齋。亦排宋儒者也。然唯以其心言之。而不知求諸辭與事。亦宋人之類耳。故不佞不取焉。李王二公沒世。用其力於文章之業。而不遑及經術。



然不佞藉其學以得窺經術之一斑焉是不佞所以俾從游之士學二公之業者亦以其所驗於已者教之也豈有它意乎足下既以文章見怪不佞乃旁引經術以復之是足下之怪且尤我者將愈益甚已亦唯人心如面各陳所見耳初未嘗與足下爭亦豈必求俾足下信邪且古言簡而文今言質而冗雅言之於俚言也華言之於倭言也亦猶如是歟夫華言之可譯者意耳意之可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得而譯矣故宋文之與俚言倭言其冗長脆弱之相肖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鑒倭人之疾是來喻所

云適與不佞意同也來喻又以二公為淺易亦唯人心如面非不佞所知也不佞以為深足下以為淺其足下之以為深者不佞則謂淺豈不冰炭之相反乎亦習異耳來喻又似謂文不必學者孔子固曰有德者有言然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修辭尚辭於傳有之文學之科其謂之何故舉一而廢百孟子所惡然非必足下之言焉世稱道學先生者多藉此文其陋足下過取耳來喻又以摸擬剽竊病二公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是乃當二公之時妒忌者之言也非足下之言也明以經義策士必以朱注非此則不得



第進士。其文必以八股。非此則亦不得第。進士是時王之制也。以時王之制。故謂之今文。非專指韓歐也。韓歐亦自稱古文。其謂之今文者。自我言之也。足下何不深考乎。夫士之生其世。非此則不能出行其道。策功立名。以顯其父母。雖無千秋之志。是亦可恕已。二公之倡古文辭。皆在。第進士之後。而二公之興從游。過於時師。所以來時師之妒也。然二公不能勝朝廷之功。令亦不能勝人人功名之心。故人之非笑之。猶如韓公。而二公不顧人非笑。寧不見知於世。藉此得禍而竢千歲之鐘期者。亦猶如韓公。是其心獨何。

邪。學問之道。本諸古也。夫立志如此。豈模擬剽竊是爲乎。以此觀之。非妒。只而何。且學之道。倣倣爲本。故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而不問其心。與德何如者。學之道爲爾。禮樂之教。左則左。右則右。官則官。商則商。必如其師。而不敢違以分。故孔子拱尚右。則門人亦拱尚右。孔子謂之嗜學。可以見已。習書者。必摸蘭亭黃庭。豈求爲贗乎。學之道爲爾。謂吾既得其心。吾既得其理。不必拘其似不似者。莊禪之遺也。故方其始學也。謂之剽竊模擬。亦可耳。久而化之。習慣如天性。雖自外來。與我爲一。故



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也。故病模擬者。不知學之道者也。況吾邦之學華文。段使學韓歐。非模擬而何。其必惡模擬乎。國字之文可耳。且此方之儒。不與國家之政終身。不遷官。如贅旒然。豈有立功策名。顯其父母之願哉。治經爲文。各從其心。所欲爲而官不爲之制。豈復有利害之切於已。如鄉者所言明人哉。豈復有所謂今文者哉。而猶且以古今立說者。吾未知其何故耳。豈以媚時師歟。豪杰之士。決不爾。不佞雖寡交乎。然以其所嗜。頗得窺今世作者。洛有伊原臧。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未聞有足下。知有足

下者。自此書始。是足下之葆光自晦。不競譽于時。何其家風之未衰也。是豈有阿時之心乎。祇人安其所習。其所不習者。怪而尤之。亦常情爲爾。則足下以非其所習。而怪尤之。先存乎中。是以驟見妒者之言。以爲當理而取之耳。且足下所稱佛骨爭臣本論朋黨諸篇。皆爭論之言也。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其所愛乃爾者。不佞亦未知其何故也。然其無爭心者。豈誑我乎。意者足下之所貴。在氣故不自覺其言之如是已。且何得已云者。孟子闢楊墨之言也。而足下之爲此言。其崇信韓歐。比諸聖人之道。亦何甚也。



擇言之過也。世儒崇信程朱過於孔子。

崇信法然日蓮過於釋迦。豈不類乎。足下思

僻情一病夫。與世相遠。所朝夕唯一二從游之士。未

嘗以勸人教人。為事。況與人爭哉。而足下乃謂海內

從風而靡者。雖不佞亦怪焉。豈耳食之士。初未識不

佞之所為。學者傳響雷同歟。不爾亦時運之使然也。

豈不佞之所能知哉。亦惟人心如面。陳所見以酬來

意耳。如其取舍。足下裁之。時暑涼雜。至伏惟自重。即

月二十一日

又與屈景山

耳奉手書。乃知太孺人違養。申以鼓盆之戚。大喪落  
至。胡昊天之弗吊也。況在宦邸。阻以千里。醫藥弗親。  
欽殯弗誠。百事莫與。終天永訣。其謂之何。中饋無主。  
藐諸孤尚幼。足下雖大丈夫哉。其何以能為心乎。雖  
然國制有限。非莫之禁而弗為者也。伏惟黽勉節哀。  
以逭簿書之責。茂卿頓首。足下儼然在心表之中。邪。  
書中猶尔申前言弗已。雖或借此消憂乎。亦可以見  
其所好之素也已。不佞亦欲借此以當慰藉之一端。  
而不佞所能言者。前書盡之矣。無已乎。古今之

足下儼然在心表之中  
邪  
茂卿頓首

機

〇



欽夫古今變矣。今人之不能為古人也，審焉然昔有言曰：「通古知今，蓋古者本也，今者末也。」故天下未有能置古而為今者也。故亦未有不能通古而能知今者也。夫今之不能為古人者，姑置諸且言其能為今人者邪？天下未有能置古而為今者也。苟不通古，亦不能為今人矣。故學問之道，必貴古焉。顧古人之骨已朽，惟書存也。書之可識者，事與辭耳。今會事與辭而以理與己之心言之，何以見其與古人能合乎？故今之援徑立論者，皆非經之本旨也。皆以己之心言之也。苟非經之本旨，則其以為道者，皆差矣。將何

以為斷乎？且其以己之心言之者，自聖者也。故不佞曰：「倨若或以世人所是而已，亦是之，是其心無所見者也。其心實無所見，而且以世人所是，其於經術程朱於政事，執陸蘊於文章，執韓歐以古自今，自今立論者，要之皆以古聖人為有所未足者也。故不佞以信法然日蓮為喻。然今人率不習事與辭，而以傳注解經，乃曰：「古之道，吾豈不知乎？殊不知經者古也。傳注者今也。以傳注解經者，以今視古者也。故不佞喻諸假倭訓以求通華言焉。夫善學華言者，不假倭訓，直學華言，華言明而倭訓之謬自見矣。古今之



辨亦猶如是。然是特吾之所見耳。以吾之所見與其人之未見爭也。何以能得其人信乎。故不佞曰。陳己之見於不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訟之道也。夫人心如面。然必有同然者焉。何以其所見獨殊也。以習故也。凡人能知其所習。而不能知其所未習。譬諸夏虫不知冰。不重誣已。夫人心如面者。性也。亦習也。性之與習。不可得而別者久矣。故曰。習成性。倭之孩。移諸華。迨其長也。性氣知識言語嗜好皆華也。其見倭人則唾而罵之曰夷。措華之孩於倭。亦然。迨其長也。見華人則亦唾而罵之曰化外人。今人之不能為

古人。亦猶華倭邪。不知者謂之性。然習<sup>唯</sup>可以移之。是聖人之所以貴學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論語首時習為是故也。故不佞曰。習殊耳。是不佞之所以不貴爭辨之故也。觀足下所言。其無爭心者益明矣。屈先生之流風有在者。益見矣。故不佞極其言以。至于是矣。雖然。不佞之所能言者。終止于是矣。唯足下思之。來喻又以魁星詩求和。因獲見足下及身之君之作。詠咏味之。可謂當世作者已然。祀星私室。不佞於經無稽。且和韻昉自元白。和之又和宋人所長。宋詩不佞未之學也。雖太孺人遺<sup>詩</sup>。所



不佞之無稽而未學不敢奉命如其高甚留鎮蓬萊惟見下姓之又因訪字號併及貴族出自且承問賤姓亦何見變乃尔昔源濃州甲賀之役諸子皆殲有孽孫物季任者匿之遂冒其姓是為荻生始祖建武時有徙役南朝者頗以物部見錄故子孫有稱源者稱物部者而荻生城在三河國家之興迫奔于勢依北氏以南朝之暱也其城為宗室所有亦有稱荻生者今閣老有之不悔惡其或混也故稱物部家乘所載大槩如此然遙華昔人所誦况本邦中古以來賈韓之陋往有之孰能覈其實也其可

徵者奔勢之後五世于今是已藝禹祠承旁詢藩中諸君子謝是是歲相之酒勾有治水者亦建禹祠不佞奉教刪潤其碑文既退有對問一篇附上賜覽餘未既八月初九



原卷四

武夫



